

史说法治

我要说

施工队撂挑子

□ 韩庆泽

今年9月,我县要进行“全省文明生态城市”评选,建设项目大多进入紧张施工阶段,点多面广。为了确保建设安全、顺利通过检查,领导安排我和其他五名同志在县城内各个施工作业现场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作为一名建设系统的行政执法人员,我带领两名执法人员来到县政府门口广场建设工地,对现场进行执法检查。当时,这里正在进行以“打造文明生态城市”为主题的创意文化涂鸦活动的脚手架搭建作业。这时距省领导检查还有28天时间,工期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在检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负责文化涂鸦活动脚手架搭建作业的公司联系的施工队一无施工资质,二无经过技术总工程师与监理签字的脚手架搭建施工方案,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于是,我们立即对其下达了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施工单位暂时停止脚手架搭建作业,待隐患整改完毕并经我局审查合格后方可恢复施工作业。

见我们下达了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公司的王经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说:“文化涂鸦活动是县政府的一项重要活动。现在工期紧、任务重,我们很着急,担心不能按期完成。可是现在你们还要让我们停止施工,影响了进度你们负得起责任吗?更何况领导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无论条件多么艰苦都要在省领导来检查前完成!”

见我们一再坚持,他一扬手,说:“既然你们让我们停止施工,好,那我们就真的不干了!”说完,他就带着施工人员撤离了施工现场。

面对执法对象的不理解,我们把委屈咽进了肚子里,但没有退缩。

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县里某部门领导打来的电话。他说:“现在工期相当紧张,工作量相当大,让他们先干着吧,一边施工一边整改。”

听到这位领导的话,我心想,同意他的说法吧,我就违反了法规、纪律;不同意他的说法吧,我就是不给领导面子。可是如果不严格依法依规抓好管理,一旦出了质量问题,就一切都晚了。

想到这儿,我在电话里向这位领导耐心细致地解释了脚手架施工作业中的相关要求。

听后,他对我说:“好吧,现在我立即通知他们按照你们住建局的意见抓好落实,待隐患整改合格后方可恢复施工作业。”

两天后,该领导又给我打来电话,说:“韩队长,明天上午你们去复查吧,他们已经将隐患整改完毕了。”

第二天,我们再次到文化涂鸦活动脚手架搭建作业现场复查。复查的结果是,文化公司又联系了一家资质的施工队,制定了脚手架搭建施工方案,并且有技术总工程师和监理签字。

这次,王经理见到我时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韩队长,那天你们来检查时我有点几失态,工期太紧张,我们心里头着急,请您谅解。”

“没关系,我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可是在安全面前,仅有理解还不够,消除隐患才是硬道理!”

母亲心上的闹钟

□ 房宽杰

母亲像一个闹钟,滴答滴答提醒着她沿着既定的时间轨道前行,在四季轮回的转换中,执着而准时。

“5点了,起床吧。”声音轻柔,似从梦乡深处传来,她不理睬母亲,翻身继续睡。不一会迷迷糊糊又听母亲说:“5点10分了,快起床。”她依然赖在床上不肯起,仍倦在缤纷模糊的梦乡似睡非睡。又过了一会,母亲提高了嗓门:“5点20了,再不起,来不及吃早饭了。”她知道此时若再不起床,随之而来的唠叨,会让她头疼不已。

她惺忪着双眼,看了看表,才5点10分,母亲的时间总是快10分钟。起床后,桌上母亲已经盛好饭菜,饭不凉不烫,吃完饭,时间尚早,她拿起包缓步下楼,迎着清晨微凉的风走进公司。

说来也巧,她爱睡懒觉,偏偏找了份工作,却要经常上早班,6点就得到公司。母亲怕她赖床迟到,每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开始叫她。

喜欢睡懒觉的人,大都喜欢熬夜,晚上,她在灯下看书,随故事里的人物悲喜欢合。只要过了晚上10点,母亲必定会催促她关灯睡觉,一遍又一遍。

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循环往复。有时,她烦,跟母亲嚷:“我又不是小孩,你就别管我了。”“不管你,还不天天迟到啊,那次我没在家,你一直睡到中午……”

后来她结婚了,丈夫也爱睡懒觉,这两个人倒是脾气相投,谁也叫不醒谁,索性定了闹钟。清晨,闹铃5分钟响一次,她关了再睡,响了再关,如此反复多次,才无奈地起床。一样的清晨,一样的时间,少了母亲的提醒,她觉得时间忽然变得紧迫而慌乱,日子过得争分夺秒。

一天早上,她去母亲家里拿东西,用钥匙开了门,厨房和客厅里没见母亲的身影,推开卧室门,母亲竟还未起床。往常这个时候,母亲都是在做早饭或收拾屋子。这时,父亲提着早点回来了。她轻声问:“我妈不舒服吗,怎么还没起床?”父亲说:“没有,在睡懒觉呢。”她惊讶:“妈也爱睡懒觉?”是啊,她怎么会知道呢。母亲总比她起得早,因为她要上学,要早起上班,要吃早饭,要母亲一遍遍喊她才肯起床……

一直以母亲是她的闹钟,此刻才知,她是挂在母亲心上的闹钟,时针与分针,时刻都指向与她有关的衣食寒暖,不必定时,无须响铃,滴答滴答,一刻不停地转动在母亲心间。无论疲惫或困倦,时间一到,母亲自会从睡梦中醒来,为她奔波忙碌。

王杰智告贪官

□ 刘三阳

高官腐败是清代吏治中的突出问题,大量而隐蔽的巨额贪赃在国家的行政机体体内无孔不入,蚕食鲸吞,给王朝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为整饬吏治,清除官场的腐败现状,清朝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高官贪腐:最高权力直接过问,不避权贵,从重从快。这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腐败的蔓延,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则是一种有效预防腐败的方式。

一天早晨,乾隆皇帝在午门散步,见午门至正阳门那段御道由于年久失修,不少处已磨得坑坑洼洼,觉得有失皇家体面,非整修一下不可。于是乾隆皇帝便令和■承办此事,让他造出预算,限期两月之内竣工。当时,和■深得皇上宠信,贪婪成性,他奉旨之后非常高兴,觉得又

得了个发财的良机。三天后早朝时,和■奏报皇上:“皇上,这段御道确实有碍观瞻,必须全部换新。由于所需石料要从数百里外的房山采购,还需经石匠精雕细刻,故而工程浩大,即使从紧开支,至少也需白银一百万两。”乾隆皇帝二话没说,立即照准。和■美得更见人说皇帝恩浩荡啊!

此后,御道旁搭起了不少工棚,并将御道两旁用草苫遮住,数百匠人叮叮当地日夜干了起来。结果,不足一个月,御道就提前竣工了。谁知过了没几天,此事的底细被王杰无意中发现了:原来和■根本没有去房山采购石料,只是将原来的石块撬起来,令石匠在反面雕刻了一下,把下面的路基平整后,一铺上便跟新的一样。因此,工期缩短,成本减少,总共只花了一万两银子。

第二天上早朝时,王杰待大家进

太和殿后,飞快地将身上的朝服脱下,反过来套上,然后悄悄跟了进去。这一细节很快被和■发现了。因当时明文规定:上朝时如果朝服不正,要判罪的。和■心想:王杰啊王杰,这下你有好果子吃了,便故意幸灾乐祸地说:“王大人,你今天怎么了?”和■这么一咋呼,群臣见了都为王杰捏了一把冷汗。奇怪的是,那王杰却低着头置若罔闻。乾隆皇帝也用责备的语气问:“王爱卿,你怎么将朝服穿反了,快出去穿好了再来见朕。”王杰这才恍然大悟地出去,穿好了又进来,跪地奏道:“启奏皇上,微臣今日将朝服反穿了,确实不该,请皇上恕罪。不过,朝服反反而易见,可如今有人将御道仅仅翻了个面,再略加修饰,就侵吞公款,大肆渔利,虽发生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恐怕就不易察觉了吧?”

王杰话音一落,刚才正趾高气扬的和■,顿时脸色大变。“什么?你说这御道是翻个面铺的。”乾隆皇帝一听,连忙追问,“王爱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细细奏来。”王杰大步向前,伏地奏道:“万岁,此事为臣偶然听说,并已去现场检查。不过,还是请皇上先问和大人妙。”乾隆皇帝暗吃一惊,便问和■:“你还不实说?”

和■见东窗事发,再也无法隐瞒,忙跪倒在地,说:“微臣该死,确实未去房山采石,只是将原有的石块翻转过来雕刻了一下,重新铺上。”说完拼命叩头,再也答不出话来。乾隆皇帝也被气得龙颜大怒,吓得在座的大臣们都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正是因为有了官员之间互相监督的制度,清代在康乾年间一度呈现吏治清明的盛世之象。

长镜头

一个人的家

□ 文/图 李倩军 刁军杰

在赞皇县川房村村口,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和村民聊天,从面貌上看老人家应该年龄不小了。后经聊天得知,老太太姓杜,今年86岁了,可是老人家耳不聋眼不花,走起路来也很是稳健。

她有4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平时她就一个人住在这里。这是一家很普通的山村农家院,房子已显得有些简陋,但是院子收拾的是井井有条。老人自己在院子里种菜,自己烧火做饭,平时的生活起居从不麻烦任何人。

重阳节孩子们回来看您吗?“他们工作

都忙,再说村里人也不注重这个节日,只要他们能在春节回来就行了。”她笑了笑说道。

据老人讲,村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像杜老太太这样的留守老人,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去了。

在此,祝天下的老人们身体健康,同时,希望天下的子女们多抽出一段时间,陪陪这些寂寞的老人。



杜老太太的小院子。



杜老太太很健谈。



回家。



杜老太太的灶台。



冬天备用的柴禾。

官场百态

紧急会议

□ 云飞

周末,王乡长正在“香再来”酒楼吃海鲜,正吃得油光满面、大肚滚圆、饱嗝儿不断的时候,手机响了。原来是县长秘书、县政府办主任来电。王主任放鞭炮似的说:“你在‘香再来’吧!县长说吃吃喝喝倒是小事,只是你要跟‘香再来’的老板娘把前段的账目结算一下,‘香再来’的老板娘是县长的大公子刚交上的女朋友的小姑娘哩!这事你看着办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王乡长仓上手机盖,头上冒出一层冷汗,急忙一路小跑回到乡政府。

一进办公室,乡秘书就被召到乡长办公室。王乡长说:“去‘香再来’

统计一下,看乡里欠‘香再来’多少餐费。要快!”

半小时的工夫,秘书汇报,乡里欠‘香再来’餐费共有86000元。王乡长说:“去,把会计叫来,看乡里账上还有多少钱。要快!”

一会儿,会计汇报,乡里账上余额还有6000元。

王乡长问:“就这么多吗?”

会计说:“就这么多。”

王乡长一挥,对秘书说:“去,把但凡在家的乡干部都召集到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

秘书闻声,一溜儿小跑出了门……

会议室里,王乡长清清嗓子,说:“今天紧急召集大家来,只有一件

事,就是政府欠‘香再来’的餐费,这两天一定要还清。秘书查了欠费清单有86000元,而乡里账上余额只有6000元。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都动脑筋想想办法,商量商量,看怎样把这个问题妥善解决好……”

王乡长的开场白一落音,会议室里可热闹了,就像糯米粽子投入了热油锅,“噼里啪啦”炸开了。

刘副乡长说:“看是不是可以向银行贷款?”

乡会计接过刘副乡长的话说:“上个月借钱发乡干部的工资都磨破了嘴皮,再去贷,怕难啦。”

张副乡长接着说:“上面的扶贫款是不是到位了?挪用一下。”